

164

陈鸿祥 // 编著

人间词话
注

评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陈鸿祥编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6

ISBN 7-80643-127-6

I. 人... II. 陈... III. ①人间词话—校注②人间词话—点评③人间词—校注④人间词—点评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2136 号

《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

编 著 陈鸿祥

责任编辑 吴伟斌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25

印 数 1—10000 册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127-6/1·41

定 价 24.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王國維遺像



王国维纪念碑（清华园内）

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

少讀花滂傳祝和州明

詩

乙卯年冬

此詩在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八司詞話

卷之三

詩集卷一為最清風人又欲要同好之不在風調雨順三

萬望望天履路一四一悲壯年

古今之成大者也。古人所謂不淫三種一淫也。明夜而風雨若

樹獨上萬望望天。注論詩第一淫也。不帶漸寬。不極

為。但前有人惟作此者。一淫也。崇其學他于百皮。則則者

兒。那人正在於大。則則者。此第一淫也。世善。語皆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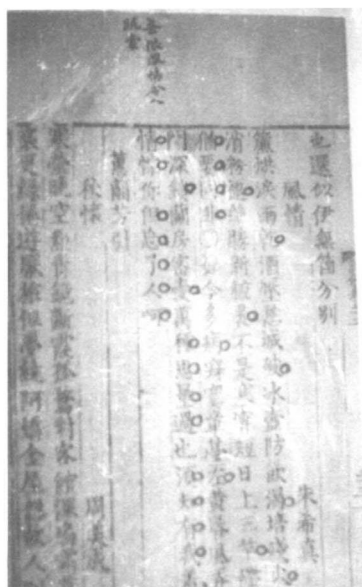
刻人不能直。就道。則則者。此第一淫也。世善。語皆非不

太白。此以氣象勝。而風殘。照漢家法。則則者。八字獨有。千古

後。世唯危。文正之。亞家傲。負英不之。喜。適。明。為。差。堪。能。或。進。此

五十二年只欠一死在此世變義無再辱
 我死後雷仲之姪即行棄葬於清華堂地以
 為不然而歸不為棺槨也任任死而不必
 葬喪固也法不道法又不曾出門也書葬也
 此法若之先生靈神家入目也新法必不至不
 南歸我葬也財產自又還也書宜石法填
 劫盜不必不至也死也

五十二年只欠一死在此世變義無再辱



前 言

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当他写作《人间词》、《人间词话》和研究戏曲史期间,曾号人间。

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故居在今海宁市盐官镇,是著名的钱江涌潮(即浙江潮)的观潮胜地。据《宋史》记载,他的远祖数世都是著名战将。王国维曾撰《补家谱忠壮公传》,以北宋末年抗击金兵而殉国、被谥“忠壮”的远祖王禀引为“家门之光”。

然而,“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据王国维追述,“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以迨于府君”(《先太学君行状》)。他的父亲王乃誉少逢“洪杨之乱”(太平天国革命),先后学徒,经商,充县衙师爷,于孤贫之中“克树自立”,谋生之余“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写有书画、金石、诗文等大批著述,“其所成就,虽古人无以过之”,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金石学家、书画鉴赏家,又是诗人、学者。

王国维就是出生在这样“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又有浓厚士大夫文化氛围的书香之家。乃誉公“寡言笑,淡名利”,四十岁即辞去县衙之职,“居家不出,课子自娱”,“口授指划,每深夜不辍”,教王国维习字、写诗、作对、赏画、读经史古文。写入《人间词话》的“红杏枝头春意闹”,曾被她父亲取为教王国维作“童题诗”的诗题。十六岁,王国维以岁试第二十一名入“州学”(秀才)而“名噪乡里”,成为“海宁四子”中最年少的俊杰,并在当年以幼时所积“岁朝钱”,从杭州购回“前四史”(即《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而读之。

然而，王国维生当新旧世纪之交，“西学西书”吸引着众多青年学子，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坟典”。求新图变成为那时有志之士追求的主潮。他回顾早年求学历程，曾说“家贫不能以贖供游学，居恒怏怏”（三十《自序》一），虽在父辈催逼下几次应“乡试”，但因“不屑就时文绳墨”，“不终场而归”。因为，他无意于功名仕途，心向往之的乃是出洋“游学”！

真正促使王国维“与蝴蝶，遽然觉”（《人间词甲稿·贺新郎·月落乌鹊》），则是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失败以后爆发的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以及接踵而起的、闻名中外的1898年“戊戌变法”。正是在这一年春，他“襦被”来到上海《时务报》馆，同时考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攻英日文、数理化，这是他一生学业的转捩点。两年之后，因“庚子之变”，时局动乱，学社解散。于是，王国维负笈东渡，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初圆了他的留学梦。其时恰为二十世纪第一春。当年夏，在清廷推行“辛丑变法”，举国兴教育、办大中小学堂的“兴学热”中，王国维匆匆返抵上海，偕同罗振玉办师范、编《教育世界》杂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三十《自序》一）。

二

我们概述王国维家世及其早年艰辛的读书生活，是为着“知人论世”，说明他在《人间词话》里概括“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实际上也是他本人的切身体会。“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人间词甲稿·浣溪沙·草偃云低》），则是他少年苦学的座右铭。

王国维是属于从旧的私塾向新的学校转型期上学读书、自立成才的那一代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又是最早参与兴办师范教育、筹划高等学校课程设置的大教育家之一。他的“经史小学”的扎实根基，“兼通世界之学术”的外文基础，都是在这

个转型中奠定的。当然,就他一生的学术成就而言,无论前期攻词曲,攻文艺美学,以及后来攻古史,攻金甲文字,他的“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王静安遗书序》)的大学问,确是在“独学”中探索,又在不断探索中“独学”造就的。

王国维是在二十世纪初登上近代中国文化学术舞台的。梁启超在他的墓前悼词中评价“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不是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这决非溢美。他的著作生涯,起始于上海东文学社。他继严译《天演论》(1898)之后,最早译述了被恩格斯誉为十九世纪“三大发明”之一的《势力不灭论》(1900)。迨于1927年6月初,他投颐和园之昆明湖“自沉”,将近三十年时间内,他撰写了数以千万言计的著译。他去世后他人编印的数种《遗书》,均非全集。他为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乃是中华文化学术之瑰宝。

尤应指出的,还不是他的著译之丰,而是他的律己之严。正如在清华研究院“四大师”中“处处谦让海宁”的梁启超所说:“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说得多么好啊!后世被尊为“大师”、“泰斗”、“巨擘”者可能不少,但能具此“严正”学者道德的,又有几人?他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学术辉煌,然而早年自编《静庵文集》,只收录了《红楼梦评论》等十一二篇文章稿。单行出版的专著,仅有《宋元戏曲考》和手定六十四则《人间词话》。1921年“删繁挹华”编定《观堂集林》,序中犹称“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他以《人间词话》所说“凿空而道”、开前人“未有之境”的创新精神,解读了多少前人未识之古字,破译了多少前人未解的古史之谜,但从不自炫其“博”。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以及提出了著名“二重证据法”的《毛公鼎考释序》等名重学界的论著,无一不是代表了

近代学术之最高成就的丰碑。舍此卓尔超群的学术成就，岂非成了“空头学问家”，何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英名之所以“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完全是由于他为中华文化学术作出了历久不灭的重大贡献！

三

如上所述，王国维是举世闻名的史学大师，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同时，他又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新文学理论的先驱，是近代中国放眼“宇宙人生”，把传统的文学艺术，包括抒情的诗词和叙事的戏曲、小说，在理论上从封闭推向开放、从守旧引向创新、从古典转为近代的第一人。

在王国维丰富多彩的著述生涯中，他的文艺美学论著同样也是丰富的、宝贵的。其代表作则有三：一曰“论”，就是被学界公认为近代第一篇“文艺大批评”，第一部以“西洋观点”论述《红楼梦》悲剧的“大论文”《红楼梦评论》；二曰“话”，就是以标举“境界”、又有“隔”“不隔”之论著称，“明珠翠羽，俯拾即是”的《人间词话》；三曰“考”，就是成书后即与“三代两汉”之书一道编为“国学丛书”，又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并称为文艺史研究“双璧”的《宋元戏曲考》。

王国维站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最前沿，相继经历了由哲而文、由文而史的几次“学术转向”。《人间词话》写成于1907—1908年，适当他三十而立，“因词之成功而志于戏曲”，由哲学“渐移于文学”的首次“学术转向”期。他曾被后来的学者尊为“中国之席勒”，因为他像“诗人哲学家”席勒一样，“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三十《自序》二）。于是，他在“诗歌乎？哲学乎”的“烦恼”中，借《人间词》抒其“苦多”的感情，而将词所不能达的“理性”，融入他深感“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西方哲学、伦理学、美学真谛，写成了这部《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而以“真”为审美标准。所谓“‘隔’与‘不隔’之别”，手稿最初的原文是“真”与“隔”，后改“真”为“不隔”，以与“隔”对举，故“不隔”与“隔”，其实就是真与不真。这既是王国维评价古今诗文成就、判别文学真伪的基本准绳，也是他以“境界”说自铸其理论大厦，以别于前人所谓“兴趣”“神韵”等论说的美学基石。

《人间词话》从形式到内容，纯然是中国化的。词论、词品、词人、词史，四者交错，而以“句”品词，就“格”论人，复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窥文体之兴替盛衰，其论无不立脚于“弘大处”而著力于“精微处”，在最精炼的文字中融“胸罗万卷”之大学问，其立意之高、论说之精，皆胜出前人，后来难及。

然而，《人间词话》之所以能在时代变迁、思潮更替中历久弥新、影响弥远，更在于其不仅善“因”，而且善“创”。当词话写作之初，王国维并无意于树立“里程碑”，却在“兴到而作”中开启了“一代之文学”的新理论。他依据“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论述“造境”与“写境”、“观我”与“观物”、“有我”与“无我”、“理想家”与“写实家”、“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其见解之超前，早已为“五四”新文学之“人生”与“创造”所证实。他借“古雅”的词话，勇于引入新思潮、汲取新观念，并力图“化合”中西，针砭时弊，举其荦荦大端者，则如：论述“优美”与“壮美”，旨在以崇高的悲剧贬斥“玉体横陈”的“眩惑”；论述艺术之“自然”，既崇尚“天籁”，也不否定“工巧”，更反对“矫揉”“雕琢”；论述“情语”“艳词”，既力主诗词之“淫”“鄙”在神不在貌，又严判“淑女”与“倡优”之别，痛诋“奶奶兰心蕙性”之类“儂薄”；论述诗人之“忧生”与“忧世”，强调“自然及人生”，既借“游戏论”贬斥急功近利之“美刺投赠”，更鄙弃诗词之“游”，反对“游戏人生”；其所论述，至今未失其思想光芒。此外，如“轻视外物”与“重视外物”、“入乎其内”与“出乎

其外”，“诗人之眼”与“政治家之眼”，以及借屈原《离骚》述“修能”尤重“内美”，借尼采“血书”说论后主词“伊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等等，卓见名论，皆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发。本书分则作了点评，不复赘述。

四

最后，关于本书注评，作扼要的说明。

《人间词话》有“手定本”与“手稿本”之别，总计一百二十六则，其中一则作为作者手定时加写，故手稿实有一百二十五则。“手定本”六十四则，由王国维生前改定，首次发表于1908年11月出版的上海《国粹学报》（分三期连载），1926年复经作者审定并补署“脱稿”时间，由北京朴社单行出版。翌年，王国维去世。由他的学生和助手赵万里辑录未刊手稿，加上《文学小言》及若干词的眉批、评语等，以《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为题发表于1928年3月出版的上海《小说月报》。编入《遗书》，即以王氏手定稿六十四则为上卷，而以赵辑五十三则为下卷，这就是《人间词话》二卷本。其后数种注释本、单行本，皆据《遗书》所刊二卷本。

现在通行的《人间词话》（与《蕙风词话》合刊，本书简称“通行本”），由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辑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初版）。这是以二卷本为基础，重行编次、补辑遗稿、详加注释，不再分卷，而以王氏生前手定六十四则为《人间词话》主体；以赵辑“未刊稿”及王氏次子王仲闻（幼安）补录的手稿，凡四十九则为《人间词话删稿》；又将赵万里、陈乃乾、徐调孚所辑王氏所作眉批、跋语及《人间词》甲乙稿《序》等，凡二十九则，汇为《人间词话附录》。1982年，由钱杏珍、刘焯重订《人间词话》（《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五期），编次仍以通行本六十四则为主体，“删稿”为基础，补入未刊稿及删稿，而《人间词话》一百二十五则

手稿遂成完璧，并附录了王氏辛亥后寓居日本时自选的《人间词话》（凡二十三则，本书简称“自选本”）。

笔者于1980年以“笑枫”的笔名，在《王国维研究资料》的总题下，发表了《王国维年表》、《著译书目》及一批相关的研究文章，其中有《〈人间词〉与〈人间词话〉》（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十一、十二期合刊）。旋于1982年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人间词话〉三考》（编入书目文献出版社《〈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对这部词话之成书、“人间”之命名、“境界”说之内涵，分别作了考述。从那时以来，二十餘年间，继续业馀研究王氏生平学业，收辑相关史料，包括王氏在诗词、美学等方面的论说、佚文等，有的录入了拙著《王国维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版）等书中。此次注评《人间词话》，就是在笔者所作研究的基础上，依据“通行本”即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的《人间词话》（简称“徐注王校本”），补入钱杏珍、刘烜“重订本”中的“未刊稿”、“删稿”，同时录入笔者所辑《人间校词札记》及王氏《草堂诗餘》眉批等遗文。

为了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我们将《人间词话》与《人间词》一并予以注评，并作了某些新的尝试。在编排体例上，对《人间词话》参照通行本的编次，酌加补充调整，编为手定稿（六十四则）、未刊稿（五十则）、删稿（十二则）、观堂词论（二十六则）、补遗（四则），凡一百五十六则；对《人间词》则按王氏生前所编甲乙稿，编为《人间词》甲稿（六十一首）、乙稿（四十三首）、后编（八首）、附录（三首），凡一百一十五首。

在注评方面，对《人间词话》，每则取其原句作标题，参酌徐注王校本，以及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许文雨《人间词话讲疏》以来各家注释及评述，遵奉王氏倡导的“是者因之、缺者补之、

讹者正之”的原则，稽核现已公布的王氏手稿墨迹，重加校注，并结合王氏生平学业，逐则加写点评，这仅是我们的尝试；而《人间词》从《教育世界》发表以来的九十餘年间，虽有过若干单行本，但据原刊甲、乙稿，按编年的方式，逐首校注、点评，则是初次。所以，我们是在学习中注评，在注评中再学习。由于时间与水平所限，尝试中浅陋以至讹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指教。

对《人间词话》及《人间词》逐则注评，涉及诗词、文学、美学、哲学以至史学等诸多方面。在过去二十餘年间，笔者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及同好的帮助。尤其是著名词学家唐圭璋教授、罗振玉长孙罗继祖教授、外孙刘蕙孙教授，以及罗氏侄女罗仲安、罗守巽老人，曾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忱！

在此次注评的撰写中，我的两位老友，长期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及诗文鉴赏的专家周溶泉教授、长期从事文学期刊主编及古典诗文研究的学者张松林先生，在繁忙中参加撰写了《人间词话》手定稿的注评。他们以深厚的学养、严谨的精神写就注评，又谦逊地交由笔者统稿，以求尽可能保持文体一致。由他们执笔的各则注评，均在文末署名。我谨对他们的热情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里，我还要感谢江苏古籍出版社张军、吴伟斌先生策划此书，更要感谢出版社马清江、胡慧斌两位社长的大力支持。在“出书难”的困扰中，他们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业馀作者”的书稿，如此热情接纳，并从编写体例、书稿校改等方面予以精心指导，使我再次感受到人民的出版社为社会主义文化学术之繁荣而出书的可贵精神。这是作者之幸，更是读者之幸！

陈鸿祥 2002. 4. 16. 草于南京龙江小区之清平斋

目 录

《人间词话》注评

手定稿

词以境界为最上·····	1
有造境,有写境·····	4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7
一优美,一宏壮·····	11
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15
境非独谓景物也·····	18
境界全出矣·····	20
境界有大小·····	23
拈出“境界”,为探其本·····	26
太白纯以气象胜·····	30
张皋文谓飞卿之词·····	33
词品“于其词句中求之”·····	36
南唐中主词·····	39
句秀·骨秀·神秀·····	42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	44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47
客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	50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53
冯正中词“开北宋一代风气”·····	57
冯正中·韦苏州·孟襄阳·····	59

欧九《浣溪沙》词	61
梅圣俞《苏幕遮》词	63
咏春草绝调,摄春草之魂	66
《诗·蒹葭》一篇	69
诗人之忧生忧世	72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76
永叔“人生自是有情痴”	80
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	82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	85
风雨、霰雪,落晖、斜阳	87
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	89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	92
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	94
词忌用替代字	96
沈伯时《乐府指迷》	99
美成《苏幕遮》词	102
东坡《水龙吟》咏杨花	105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	108
白石写景之作	112
问“隔”与“不隔”之别	115
写情·写景·不隔	120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	123
白石·剑南·幼安	125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128
读东坡、稼轩词	131
苏、辛词中之狂	133
稼轩中秋送月词	136
周介存谓梅溪词	139

周介存谓梦窗词·····	142
梦窗之词·玉田之词·····	144
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	146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	149
陆放翁跋《花间集》·····	152
四言敝而有《楚辞》·····	155
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157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	159
美刺投赠·隶事粉饰·····	162
以《长恨歌》之壮采·····	165
近体诗体制·····	168
诗人对宇宙人生·····	170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	174
淫词·鄙词·游词·····	177
马东篱《天净沙》小令·····	181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	183
未刊稿	
白石之词·····	187
诗至唐中叶以后·····	189
曾纯甫中秋应制·····	191
梅溪诸家词·····	193
余填词不喜作长调·····	194
余友沈昕伯《蝶恋花》·····	196
樊抗夫谓余词·····	198
叔本华曰抒情诗·····	200
北宋名家,方回最次·····	203
散文易学而难工·····	205
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	206